
目录 CONTENT

▶ 青年文学

陈子晗	孤往不辍，终晤天光	/ 2
徐诗楠	野火淬青铜：论《生死场》中生命神性的苦难赋格	/ 4
陈俊秀	邂逅一束花开	/ 6
杨叶	胶中投石	/ 8
谭伟维	旧书摊的月光	/ 10
唐筱晴	与湘江赛跑的人	/ 12
李芳萍	岳麓春雨润书声	/ 14
万子璇	纹以载美	/ 16

1.孤往不辍，终晤天光

陈子晗

这个月写人物稿的时候，我看到曾经采访过的学长学姐，都是通过呕心沥血的努力才换来了这些荣光，我默默看着这些隐含血泪的文字，心中暗暗为这期人物稿拟了一个标题——孤往不辍，终晤天光，我想了很多，而我也处于一种左右摇晃的徘徊时刻，所以写下了这些文字

孤独是灵魂的原生质地。就像冰川纪遗落的种子，在暗层里蛰伏千年，听着地壳运动的轰鸣，却始终怀揣着破土的热望。我们都曾在某个深夜与自己对峙，台灯把影子钉在墙上，像一幅未完成的素描，笔锋处凝着未干的墨色。这时候才明白，生命的本质从来都是单枪匹马的战役，那些被喧嚣稀释的自我，终将在独处时喷涌的烈火中被重新锻造。

前行的路上总有风雨相欺。朔风会扯碎行囊，骤雨会模糊方向，而孤往者的眼里始终燃着不熄的炬火。就像沙漠里的胡杨，把根须扎进地心汲取水分，任沙暴在枝头刻下千道皱纹，仍要在晨昏里举起虬结的手臂，向苍穹递交关于生存的诗行。又像深海里的灯塔水母，逆着洋流独自游向未知的海域，每一次脉动都丈量着孤独的维度，

却把星辰的倒影收进行囊。

天光不会垂青停滞的脚步。当寒武纪的三叶虫在沉积岩里凝结成琥珀，当敦煌的飞天在岩壁上剥落了色彩，时光早已告诉我们：所有值得抵达的光明，都需要穿越漫长的隧道。孤往者的呼吸里藏着年轮的密码，他们把孤独吞入口中，在每个黎明前的暗夜里，用信念的火种点燃胸腔里的星河。

前不久我去爬了武功山，清晨时睁开守候一整晚朦胧的睡眼望向山顶，云雾在山谷间翻涌如怒海，而山巅的劲松却在风中岿然不动。它的枝干向着四面八方伸展，像无数只攥紧的拳头，仿佛要抓住流动的光阴。当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那些被雾气打湿的针叶突然亮起来，像撒了一把碎钻，而远处的群峰正在晨曦中次第苏醒，轮廓线被镀上金边，像肃穆的神佛。

原来真正的天光，从来不是外界的施舍，而是灵魂在孤独淬炼中绽放的光芒。就像蚌贝在沙砾的刺痛中孕育珍珠，就像蛹虫在黑暗的茧房里编织翅膀，孤往的路上，每一道伤痕都是光的入口。当我们学会与孤独和解，把每一

次心跳都化作前行的鼓点，终会在某个转角，与属于自己的光芒撞个满怀。

此刻我坐在窗前，看暮色漫过桃花坪的宿舍。西二环路泛黄的街灯次第亮起，像夜海里漂泊的旅人，而我的案头，无数张稿纸被随意摆放。窗外的风带着春天的料峭，却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像某个遥远的承诺。我知道，在这颗星球的某个角落，一定有人和我一样，在孤独的茧房里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茧而出的那一天。

孤往不是与世界的决裂，而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话。当我们学会在寂静中聆听心跳的节奏，在黑暗中辨认内心的方向，那些看似孤独的脚步，

早已在天地间踏出了属于自己的韵律。就像沙漠里的旅人，把脚印连成通往绿洲的坐标；就像夜航的水手，用灯塔的微光编织航向的经纬。

风停了，月光爬上窗台。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稿纸上舒展成一支笔的形状，笔尖正指向窗外的星空。原来所有孤往的尽头，都是与光的重逢——那光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在漫长岁月里，用坚持与热爱点燃的生命之火。

责编 唐诗雨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2.野火淬青铜：论《生死场》中生命神性的苦难赋格

徐诗楠

萧红的《生死场》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东北黑土地上最原始的生命肌理。当我捧着这部浸透血泪的文本时，仿佛能触摸到呼兰河畔的冻土在早春裂开时的震颤，能听见产妇在土炕上撕心裂肺的哀号与新生婴啼的混响。这部诞生于家国危难之际的作品，以惊人的生命力穿透时空，将生与死的永恒命题浇筑成一座青铜鼎，在苦难的烈火中淬炼出人性的光芒。

在混沌初开般的叙事里，生命的降临总是裹挟着血腥与尊严。五姑姑在尘土飞扬的土炕上鱼一般扭动的身躯，既是新生命破茧的祭坛，也是旧伦理吞噬人性的屠宰场。那些从女人身体里挣扎而出的婴孩，像野草种子般被随意抛撒在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啼哭的第一声就注定要与北风的呼号、地主的算盘声、侵略者的枪声纠缠不休。金枝抱着被丈夫摔死的女儿走向坟场时，月光在她肩头流淌成一条银河，这银河里沉浮着千万个农村女性破碎的镜子，每块碎片都映照出一个被男权社会碾轧的灵魂。

死亡在这片土地上从不佩戴悲悯的面具。月英的躯体在病榻上溃烂成蛆虫的盛宴，老马在屠

刀下淌出最后一滴温热的泪，这些缓慢的死亡像钝刀割肉般折磨着读者的神经。但当日本兵的铁蹄踏碎村庄的宁静，死亡突然变得锋利而迅疾。令人震颤的是，正是在这死亡的阴影下，那些佝偻的脊梁竟挺立成反抗的森林。王婆吞下毒药时眼中最后的光，不是对生命的放弃，而是以死明志的觉醒；赵三从镰刀会挫败的阴影里蹒跚站起时，手里握着的不仅是武器，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

在这部充满原始力量的作品中，生与死的界限如雾中山峦般模糊又清晰。产妇分娩时的血污与战士伤口的鲜血同样炽热，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与垂死者的最后叹息在天地间形成奇妙的共鸣。萧红以天才的笔触让我们看见：在食不果腹的农民端起土枪的瞬间，在备受欺凌的妇女攥紧补衣针的时刻，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突然迸发出神性的光辉。这种光辉不是史诗般的英雄主义，而是如野火般在冻土下默默燃烧的生存意志。

合上书页时，窗外的梧桐正在暮春的风中飘落旧叶。我突然惊觉，八十年前东北原野上

的生死场，何尝不是整个人类命运的隐喻？当我们凝视那些在极端境遇中依然倔强生长的生命，看到的不仅是特定时代的苦难，更是所有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灵魂的倒影。萧红用她泣血的笔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的阴影，而在于即使知道终将归于尘土，也要在短暂的燃烧

中照亮属于自己的天空。这种对生命本质的叩问，让《生死场》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成为永恒的人性启示录。

责编 龙晓颖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BU

3.邂逅一束花开

陈俊秀

暮春的风裹着柳絮掠过青苔斑驳的石阶，我攥着那张揉皱的稿纸，任由帆布鞋碾过飘落的梧桐叶。路边角落的紫藤架下，堆积着去年的残花，像是时光褪了色的叹息。

转角处忽有一抹淡紫跃入眼帘。在深深浅浅的草丛与锈迹斑斑的消防栓之间，野蔷薇攀着歪斜的铁丝，在四月的阳光下舒展着嫩绿的新叶。几朵花骨朵缀在藤蔓间，最盛的那朵正将花瓣缓缓舒展，淡紫色的裙裾上还沾着晨露。

“花儿啊花儿，”我蹲下身，指尖拂过叶片的边缘，“你整日晒着太阳喝着露水，可曾想过宇宙有多大？我们又为什么存在？”蔷薇枝桠在风中轻颤，几缕阳光透过叶隙落在花瓣上，像是给它镀了层金边。

约莫一分钟后，花枝突然轻轻摇晃，带着露珠的花瓣微微颤动：“宇宙是片没有尽头的星海，今天的答案或许明天就会被新的星光改写。”它的声音像被晨雾浸润过的风，“就像我此刻盛开，明年的花期却会遇见不同的蜂蝶——与其追问永恒，不如做好当下的绽放。”

我嗤笑一声，枯叶在鞋尖下碎裂：“可你不

过是朵无人在意的野花，开在墙角又有什么意义？”话落的瞬间，一片花瓣正巧落在我掌心，脉络清晰得像一张微型地图。

“我的意义藏在每道褶皱里呢。”蔷薇忽然转向天空，晨光顺着它的花瓣流淌，“晨雾借我的裙摆跳舞，蚂蚁把我的花萼当遮阳伞，就连昨夜的月光，也在我的露珠里酿了一夜的甜。”它顿了顿，沾着花粉的蕊丝轻拂过我的手腕，“当你经过时，脚步不是也为我停留了吗？”

风掠过紫藤架，悬垂的藤蔓发出沙沙轻响。我望着花瓣上滚动的露珠，突然想起上周实验课上，显微镜下的植物细胞也美得惊心动魄。原来每株植物都是座微观宇宙，而我竟用“微不足道”丈量了整个春天。

“对不起。”我将花瓣轻轻放回枝头，“我总盯着远方的山，却忘了脚下的苔花也在发光。”

蔷薇在风中舒展藤蔓，缠绕着生了锈的铁丝向上攀爬：“少年啊，不要惆怅，你的路就像那蒲公英的种子，可以向着任何方向。”它的花瓣擦过我的发梢，“你看那些穿过云层的光，不

是每道都要照向大海——有的光，正忙着给蜗牛壳镀金边呢。”

起身时，袖口沾满了蔷薇的香。回头望去，那丛野蔷薇已与身后的紫藤架交织成一片云霞，几只蜜蜂正驮着金粉在花间穿梭。

原来每个生命都是宇宙写给人间的诗行，或

长或短，都藏着独有的韵脚。我抚平稿纸的褶皱，任晚风将少年的惆怅吹成飘散的蒲公英——此刻的我，已听见自己心底破土而出的，是春天的声音。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 BU

4. 胶中投石

杨叶

清明回乡扫墓。天空被薄雾笼罩，挂着细密的雨丝。我站立在不平整的山道沟壑里，看着风刮起的白纸翩飞，视线不由自主地追随，然后落入黄土。上了年纪的老人蹲伏着身与隆起的土堆对立，一下一下撕着黄纸丢进明火里，低垂的眉眼，被白烟熏出了湿痕。

我的手掌撑着树干，指腹抚摸着粗粝的树皮，心里再也生不出如往年一般的焦急，只是默默地静待着，凝神思考着问题。

人该如何形容一个亲近之人的死亡？

思绪不由自主地转到了那个雨夜。那天的夜雨下得恒久，不知疲倦，把地板浇湿浇透；水洼吞没气泡的闷响，打着转钻入了地缝。路旁店铺的灯牌照出莹莹白光，映照在地面雨水上的薄薄脂层，彩光流转。盛豆浆的纸杯倾倒在地，黏稠的浆随着雨水流动蜿蜒，黄白如呕吐物，让人心闷。

这些画面被雨水浸泡得格外清晰，连带着收到的那条死亡通知也如昨日一样历历在目。还在和一同檐下躲雨的朋友谈话，手机震动两下，我普通地打开屏幕浏览消息，这个通知就如此不合

时宜地突兀入眼——芙老师上周走了，急性白血病。他的死亡毫无征兆，像正在接通的电话突然掉线，准备入口的饮料意外泼洒，思维在那瞬间短路。头盖骨传来诡异的麻木，手脚连同脊背僵硬不堪，鼻翼泛酸，吸入的每一口空气都湿冷得带刺。

还能日日见到他时，他的脸常扬着，皱纹也不算多；臂膀有力，动作利落；来去都风风火火，精神奕奕，生机与活力的流逝在他身上从来都是缓慢的。脑中能播放出他常穿的军绿色短袖，血管虬结的手臂，粗糙的口音，卷边的教案，落到最后是模糊的脸……手机再次传来震动，隔着屏幕，看着与我抱着相似悲哀的人用消息讲述着感慨和哀悼，胸中没来由的浮出一种荒谬的情绪。

我与他亲近吗？模糊的亲近感没有清晰的轮廓，同他每日的寒暄，像燃烧一整夜也熏不透房间的劣质蚊香，但夜夜点，再硬冷的房间也会被浸透，身体也习以为常。只是现在的蚊香燃尽了，灰烬反倒透出呛人的苦涩。

夜笼罩着雨水，为他的死亡拉下了幕布。

黏稠的血液在身体内流动，在这一刻化为黏稠的泪流出，流入死亡的悲河。一连几天如此，我的情绪全都献祭给了他的死亡。

我也曾不止一次认为：死亡是我方的彼岸，与我们生活的时空分隔，生的人无论如何也接触不到。究其原因，在于我参加过的葬礼，灵堂无一例外都是用白布与白花装饰，肃穆凄凉，正中间摆着棺材，棺材四四方方，框出死者的世界，那是与生分裂的孤独空间。亲人披麻戴孝环绕在棺材边，随着唢呐声跪倒伏拜。有的哭的撕心裂肺，仿佛连内脏都要哭呕出来；有的凄凄艾艾，用几滴泪沾湿袖口；有的做出难看的脸色，似乎真的很伤心的样，脸上的粉底却仍然干净清爽，配着曲曲弯弯的唢呐声，活像滑稽的脸谱。每次参加葬礼，席间瞥见灵堂两眼，便会被这幅脸谱刺中，不能多看。在事后听大人们嚼舌根时，会听到哪个守灵堂的叔叔或者舅舅凑一起打了一晚上的麻将（也打扑克）——就在灵堂边的方桌上。

所以死亡这种事情也仅是件并不重要的小事吧，毕竟葬礼这样重要的死亡典礼也会有人如儿戏对待。葬礼过后，便是逝者已矣，生者依旧。

但那夜的风雨实在刺骨，硬生生地嵌入了我的躯体。泪水潸然，是为死亡的悲歌，也是我的

恐惧，我确实实领略到了死亡的重量。老师的黑白遗照在讣告群弹出，灼穿了我的泪腺防御，我终于明白了，死亡不是彼岸，而是我们蹚水过河的暗礁。

当我隔几天平复心绪再打开讣告群时，群中消息还停留在死亡通知那天。没有人再同我感慨他的死亡，所有人都一样地在过活。如何轻描淡写，如何举重若轻。

不等我将飘散的思绪收拢，黄纸已然烧完。我们起身前去下一个土堆，跟在奶奶身边，黄纸燃烧的烟味和泥土湿气将她包裹。等一个又一个土堆祭奠完，黄纸的烟味已浸透了她的全身，仿佛要把她从这个世界剥离，直到返程的风驱散这些气味，将她拉回。

那个雨夜已过去许久，但我仍然无法接纳收到消息那个瞬间，我被无力吞没的那个瞬间。生命的胶质如此脆弱，那些鲜活的皱纹和乡音，终究会在雨水里褪色。我们只能撒着或浓或淡的名为回忆的调味料，继续吞咽生活。

《挪威的森林》有句关于生死的思考：“死亡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我的生命已被投入一块硬石，黏稠的胶去填补划开的口，而石头却越沉越深。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BU

5. 旧书摊的月光

谭伟维

巷口的旧书摊总在黄昏时支起褪色的蓝布篷，像一片被时光泡软的云。摊主老爷爷蜷在竹椅里，鼻梁上的老花镜滑到嘴边，镜腿缠着胶布，像两截愈合不了的旧伤。他说这摊子比他儿子年纪还大，可那些发黄的书页里，分明藏着比他还老的魂魄。

书脊是岁月的梯子

老爷爷的书从不分类。鲁迅杂文集和琼瑶小说并肩躺着，《赤脚医生手册》压着《红楼梦》残本，书脊上的烫金标题被磨成模糊的疤痕。中学生最爱翻漫画册，指腹在卷边处蹭出沙沙响；穿旗袍的妇人专挑食谱，指甲划过《淮扬菜谱》里的糖醋排骨插图，油渍晕开的痕迹恰停在“火候三分”的注解上。老爷爷说，每本书被买走前都会“咳嗽”——干燥的纸页在夜露里返潮，清晨上摊时总带着轻微的霉味，像老人晨起的清嗓。

折角是未写完的信

某本《飞鸟集》的扉页上有钢笔写的“赠小萍”，墨迹被水渍晕染成一片蓝色的雾。书页间夹着半张1983年的车票，票根锯齿仍能划痛指腹。老爷爷曾见一位白发妇人盯着这书发呆，

她最终没买，却把一朵新鲜的栀子花夹进折角页。后来书被大学生买走，栀子成了标本，香气却渗进了泰戈尔的诗句里。老爷爷眯着眼笑：“你看，活人给死书续命呢。”

月光是最后的顾客

收摊前的月光最慈悲。它把《辞海》的阴影拉成长长的台阶，让《安徒生童话》的插图画在水泥地上游动。老爷爷撩开篷布接月光时，总要先拍三下——这是跟过世的老伴学的，说能赶走附在书上的孤魂。有次暴雨突至，我们手忙脚乱盖塑料布，他突然抽出一本《庄子》举过头顶：“别怕，纸比人耐淋。”那夜雨水冲走了三本杂志，却让《庄子》的铅字在晨光里浮凸如浮雕。

城管来的那天，老爷爷正用橡皮擦一本《资本论》侧面的铅笔标价。折叠桌咔嚓合拢的瞬间，一本《夜航西飞》从缝隙滑进阴沟。后来我再路过，只剩地上一块三角形的月光，保持着蓝布篷的形状。老爷爷发微信说，他在养老院窗台上摆了本《唐诗三百首》，翻开的页面永远停在李商隐的《夜雨寄北》——那是他老伴

生前最爱念叨的诗。

现在每当我看见月亮，总觉得它该照着某个旧书摊。那些被买走的书带走了故事，没卖掉的

则成了故事本身。或许所有消失都是另一种展开，就像老爷爷常说的：“书皮会朽，但月光晒不坏字。”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 BU

6.与湘江赛跑的人

唐筱晴

天幕仍是鸦青色时，湘江已睁开惺忪睡眼。我攥着便利店买来的热豆浆，看杯口水汽与江雾缠绵。站在杜甫江阁斑驳的石栏前，看无人机掠过水面。它们闪烁的航灯如遗失在尘世的星子，与五公里外橘子洲头的荧光背心遥相呼应。背包里装着未读完的《瓦尔登湖》，书页间夹着昨夜从自习室带回的银杏叶。

发令枪声刺破晨雾时，整条江岸苏醒成跃动的河流。穿各色战袍的跑者漫过观景台，有人背着氧气袋仍昂首向前，有人牵着视障同伴的手互为明灯。忽然瞥见白发老者腰间晃动的胰岛素泵，金属外壳折射的光斑落在我磨旧的帆布鞋上。昨夜通宵修改作业的困倦，此刻竟被江风吹成碎片。

七公里处的补给站前，穿橙红马甲的少年志愿者正踮脚递水。他胸前校徽与我背包上的同属湘大，上周食堂打饭时似乎见过这张晒得通红的脸。运动饮料瓶在晨光中划出弧线，水珠溅落时折射出七种色彩，像极了身后江面跳跃的粼粼波光。忽然读懂梭罗笔下的深意：生命的丰饶不在书页里，而在这些被阳光穿透的瞬间。

雨落下来时，终点线前正上演着最动人的逆

流。领先者折返扶起跌倒的竞争者，四双手交叠的温度蒸腾起白雾。老人湿透的运动衫后印着“湘江冬泳队”，被雨水晕染得愈发清晰。

暮色浸透奖牌时，未完成者们仍在续写传奇。碳纤维假肢叩击路面的声响，与收车引擎声交织成诗。穿淡紫运动服的女孩帮跑者处理水泡，剪纱布的咔嚓声惊飞了江鸥。我摸到口袋里蔫软的银杏叶，叶脉里还藏着自习室的灯光，此刻却渴望成为他们号码布上一道褶皱。

华灯初上时分，毛泽东雕像的目光依然丈量着江涛。朋友圈里刷屏的完赛证书，不如医疗箱边那瓶传递了二十双手的矿泉水来得真实。离场时撞见清晨的志愿者正在收拾隔离带，他校徽上沾着香蕉泥，却哼着《浏阳河》的小调。我们相视而笑，共享着某种无需奖牌加冕的胜利。

江风裹挟着远方货轮的汽笛声，将未拆封的考研资料吹成轻盈的羽。那些曾在深夜啃噬心脏的焦虑，此刻正随着跑者们的汗水渗入湘江。或许青春本就是场未竟的马拉松，重要的不是征服里程，而是在沸腾的人潮中，忽然看

清自己奔跑的倒影。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7. 岳麓春雨润书声

李芳萍

暮春三月的长沙城总笼罩在一层薄纱里，湘江的雾气还未散尽，岳麓山的云脚已低低压在爱晚亭的飞檐上。我抱着书本走在青石阶上，忽然察觉鼻尖一凉——这场酝酿了整晚的春雨，终于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

一、丹青点染的山水画

春雨中的岳麓山仿佛被重新勾勒过，原本棱角分明的山脊在雨雾中变得柔和，像宣纸上晕开的墨痕，山道两旁的枫香树抖落着去年深秋残存的枯叶，新抽的嫩芽在雨中舒展成半透明的翡翠片片，叶脉里流淌着春天的汁水。

行至半山腰的穿石坡处，雨丝突然变得绵密，远处橘子洲的头隐没在烟波中，湘江大桥若隐若现的轮廓，仿佛是哪个画家在悬腕提笔时，一道银线滴落而下。山下的山麓湾镇传来断断续续的汽笛声，与林间鸛鸕的啼声交织成一曲独特的春雨协奏曲，此刻的岳麓山色褪去了游人如织时的喧闹，透出了千年文脉沉淀的静谧，连雨打竹叶的声响也带着平仄的韵律，娓娓道来。

二、檐角滴落的千年墨

转过山坳，岳麓书院的红墙黛瓦在雨幕中愈

发清朗。棂星门前的石狮被雨水洗得发亮，鬃毛间滚动的水珠折射着门廊上“惟楚有材”的鎏金匾额。我在明伦堂的廊檐下避雨，看雨水顺着瓦当连成珠帘，将庭院里的百年古柏浸润成水墨画卷，讲堂里仿佛有一种若无其事地飘出吟诵的声音，仿佛朱张会讲的那股余韵从雨帘里透过，呼应着今人的琅琅读书声。

雨势渐小时，我踩着湿润的青砖走向御书楼。雨水在藏书阁的琉璃瓦上汇成细流，沿着檐角的嘲风脊兽潺潺而下。忽然想起王守仁在此讲学时写下的诗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此刻沾衣欲湿的杏花雨，是否也浸润过那些在斋舍秉烛夜读的士子衣襟？飞檐翘角滴落的水珠，在砚池里激起圈圈涟漪，八百年的翰墨书香便在这春雨中无声晕染。

三、街巷蒸腾的烟火气

山间的落叶山，刚刚抽出鹅黄色新叶的麓山南路梧桐树，雨滴轻拂着伞面的律动，葱油饼的香气与沿街商铺飘散的雨水的清新混合，勾画出市井特有的温润。公交站台旁，穿校服的中学生踮着脚避让水洼，书包上晃动的岳麓山纪念挂件

闪着微光。卖糖油粑粑的老伯不紧不慢地翻动铁锅，升腾的热气与雨雾缠绵，模糊了店招上“百年老字号”的字迹。

拐进登高路的美食街，霓虹灯牌上的雨水映出迷离的光斑，三五成群的大学生挤在奶茶店门口，地面上被雨水打湿的帆布鞋印上了深深的浅浅的印记。有人捧着茶色悦色讨论话题，有人举着手机拍雨中的樱花，年轻的笑声惊飞了踱步在湿漉漉的电缆上的麻雀……转角处的旧书店里，老板正用绒布擦拭被雨水淋湿的旧书，泛黄的书页在潮湿的空气中舒展开来，散发着时光发酵的味道。

暮色降临时分，雨丝渐稀，麓山寺暮鼓声声，与湖南大学熄灯号交相辉映，几声晚钟，几声熄灯号。教学楼的灯光次第亮起，一一在积水的路面上，投下斑驳金光。回首岳麓山，云雾在山腰流淌，一轴水墨长卷被悄悄收起。浸润了千年文脉的春雨，除了淋洒山间的草木，更滋养着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文化根系。

雨伞收拢，落在地上，水珠落成小小的花。明天的晨光初照，岳麓书院的门环上沾着露水，爱晚亭的石阶生出青苔。被春雨亲吻过的这座城，又要开始写它的故事了。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8.纹以载美

万子璇

去年暑期，我去到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游玩的那几天，雨像是驱赶不去的滤镜，给恩施的山水大地增添了一份朦胧与神秘。而当我意外披上了彝族文化最诗意的注脚——彝服，月光般的白纱为基底，墨色袖口与藏青条纹在肩头悄然交汇，羊角图腾自领口蜿蜒而下，将远古狩猎文明的密码编织进一针一线里。这抹流动的色彩让我恍然穿越时空，也使我与彝族文化交汇，看见了毕摩（彝族人的祭司，继承彝族文化和传播统一彝族文字的大知识分子）手中跳动的火把，当山鹰掠过草甸，我终于懂得昭觉被称为“山鹰栖息的坝子”的深意——这里不仅是飞禽的乐土，更是彝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原乡，每寸土地都浸润着与生俱来的诗意。

我恍若立于川滇交界的万山脊梁，足下苍莽山脊如游龙盘桓，我凝眸俯瞰被晨雾浸润的昭觉——这被时光摩挲的墨玉古村。谷克德（彝语翻译为“大雁栖息的地方”）的草甸上，成群的牛羊如散落的珍珠，大峡谷的云雾在山腰盘旋，织就层层褶皱，那些身着靛蓝百褶裙的少女，仿佛从《诗经》走出的“绿衣黄裳”，用服饰谱写着

大凉山的四季轮回。这里的山水不仅孕育了独特的生态系统，更滋养出令人惊艳的服饰美学体系。

昭觉彝族服饰上的每个细节都是文明的年轮。祭司的云纹法袍流淌着对天地的敬畏，新娘的精美银饰摇摆着对生命的礼赞，勇士的羊毛披风凝结着草原的豪情。当三种方言区（依诺、圣乍、所地三种彝语方言）的服饰在色彩梯度上呈现微妙渐变（彝族偏爱于红、黑、黄三色，他隐喻了彝族人民对力量与美的崇敬，以及自身勇敢、热情的个性，这三种颜色一般混合搭配，形成色彩梯度）当羊角纹与花草纹在深色布料上叠绣出立体层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服饰的差异，更是山地民族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这些流动的织物背后，藏着彝族人民与自然的千年对话。当公绵羊的颈毛在剪羊毛时被刻意保留，当查尔瓦披毡（彝族服饰，羊毛织的披毡，形似斗篷，长至膝盖之下，下端饰有长穗流苏，白天披在身上挡风御寒，夜晚则当被褥）裹住寒夜，当火镰纹在裙摆上重现远古

星光，每一根纤维都在诉说万物有灵的生态观，都在讲述着彝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古老的“腰机”仍在织就时光，那些经纬交织的麻布，用最原始的工艺保存着人类最早的记忆。纺车转动的咔嚓声里，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络，那不仅仅是棉线的缠绕，更是彝族文化传承的见证。每一圈纺线的转动，都似乎在低语着古老的传说与歌谣，将世代的智慧与美学编织进这一匹匹色彩斑斓的布匹之中。纺车不仅是生产的工具，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今人得以窥见那遥远而神秘的彝族文明之光。

最动人的，是服饰承载的精神图腾。那些看似随性的云纹褶皱，实则是记录历史的无字史诗。裙摆间流淌的涡旋纹是族源传说的具象，衣襟处层叠的锯齿纹勾勒着迁徙路上的山峦沟壑，百褶裙三百六十道平行褶皱凝固着雪族踏过九十九座雪山的历史年轮，袖口银泡排列的星象图谱暗合着十月太阳历的古老算法火焰纹里蹦跳着祖先钻木取火时溅出的火星头。这些被风吹日晒磨

旧的纹路，其实是彝家人用针线绣出来的山水地图，用蓝靛染出来的生命密码。当盛装的姑娘在火把节跳起“朵洛荷”（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活动中的传统歌舞），飞扬的裙裾不仅划破夜空，更将神话传说和对自然的敬畏都融进旋转的光影里。这种超越时空的美学表达，让昭觉彝族服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的瑰宝。

如今，当我轻轻抚过这件承载着千年文明的衣袍，内心澎湃不已，指尖传来的不只是粗犷的羊毛质感，更像是握住了昭觉永不熄灭的火种。在这千年古村中，服饰早已超越了遮蔽身体的功能，它是一曲穿在身上的史诗，是刻在皮肤上的历史，更是彝族人民献给世界的美学宣言。当现代文明的浪潮冲刷着传统堤岸，这些用针脚编织的文化密码，正以永恒的生命力向世界诉说着：真正的美，永远生长在土地与血脉的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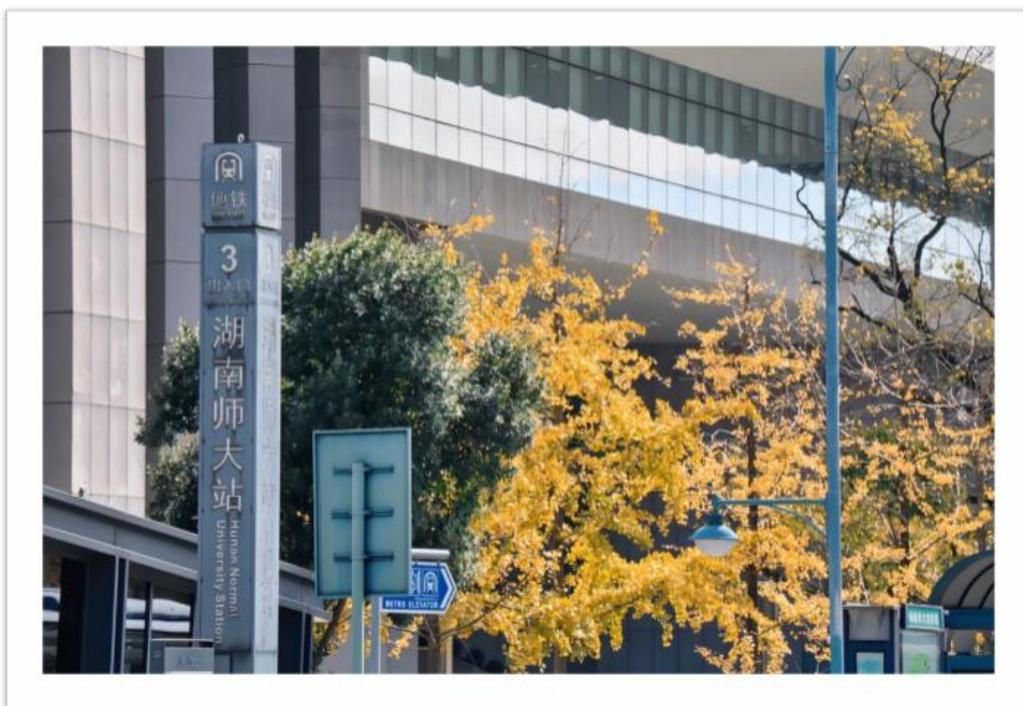
责编 张金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 青年文学

HNNU YOUTH MEDIA



本版责编：青年编辑部

版式设计：视觉艺术部

本期 2 版 总第 9 期

2025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五